



1 4  
1555  
182

182



庶齊老學叢談



門 14  
號 1555  
卷 182

蘇齋老學叢書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購本

蘇齋老學叢談上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

太祖皇帝經略中原以應受 命之符

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益亢問罪西域

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

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先

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

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

老學叢談上

一知不足齋叢書

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 則吉此天降神物  
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解那顏爲領軍霸都侍衛

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今  
棠陰如故

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爲征蠻大元帥子阿  
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震  
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  
附至己未年

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  
十一年 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平章首渡  
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  
奉 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  
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爲多今雲南立行省宣  
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爲化內皆丞相  
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  
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諡忠定武毅武定今河  
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 詔書褒美

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 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

明天文知氣運歷數而然

王元禮郎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實奏穆陵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 國

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畱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有海中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

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  
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  
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  
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  
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  
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卽西  
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  
南上百餘里有苦盞城八普城可塗城芭欖城苦盞  
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

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取以名其花如杏  
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普城  
西瓜大者五十斤長百僅負二枚苦盞西北五百里  
有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會常殺命吏數人  
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西  
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  
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  
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  
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

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眊以白衣爲吉以青衣爲  
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  
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  
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  
入於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  
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甄城自此而  
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  
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  
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沸溢

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  
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餠印度西北有  
可弗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  
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膻熟日已復出正  
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  
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  
干又等可弗义去印度亦等距然迂曲折不爲不遠  
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

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  
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  
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  
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杵  
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  
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  
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爲雨無衣壠種羊  
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  
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

### 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益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  
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  
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  
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  
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恐此  
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橘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  
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



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  
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  
得一硯於湖南土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  
以寶刻叢章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  
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  
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爲四硯則平日所見皆  
僞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  
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

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  
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  
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  
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  
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爲四德餘卦則不  
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魯  
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  
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

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爲僞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宏購求天下遺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僞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閒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眾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爲無所謂例無所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爲

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爲正魯亦以子爲春或以爲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爲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

左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庵以爲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旣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

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鄆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

勇矣皆率於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雖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雖水有祆神廟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其後果遂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滅

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爲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媯旣爲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子曰  
豎牛朱溫掠地宋毫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後  
二人爲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  
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固  
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爲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偃再  
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左氏作僂偃莊子作偃  
僂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偃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弁玉瓚鄭必不火子產  
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  
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  
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  
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爲司

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碁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曰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爲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爲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洚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爲支流逆河者爲潮水逆行余以近世書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爲震澤書傳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壩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爲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時多興水利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苾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苾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國中本遣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苾苻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爲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

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燄灰燼殊爲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爲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鐵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葦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畏松

脂燃以為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葦矣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

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焉孽字作孽即蚯蚓之大者也

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見晁氏客語

王滹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

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

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

除簡當固為奇特然稱太史公為人淺近而不學疎

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况是時書籍未備諸子

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為紀傳其法一本於

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褒贊其高古

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

滹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

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

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

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

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于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



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  
龔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稟又謂史記恐是箇  
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  
之說察而恕矣又以眾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  
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  
此則爲未脫稟明矣責之者諒此可矣

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  
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  
遷者以此論爲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

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  
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尚黃老清靜  
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  
下當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  
游莫拯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  
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干  
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  
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

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卽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擲齋爲作傳敘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至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敘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

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爲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卽位甲辰爲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秦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馭歷竝有名前代秦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竝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

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筆  
重爲脩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  
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爲必多曠於禮據其  
床而不哭睦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謬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  
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肫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僑曰  
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秦同據臂也  
也今習袖手圈言解鬪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拳  
也然下句已有救鬪者不搏搤上句恐別有意或如  
籊遂亂繩之說與人鬪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記文  
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  
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  
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

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  
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亦恐未然子嬰  
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  
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  
王爲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  
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  
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

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  
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  
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  
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  
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  
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  
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  
將攻堰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  
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

老學齋記  
修堰平豈真有先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  
淮不知淮流之險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  
能勝平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出  
廣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  
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  
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  
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  
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

其誤明矣綱日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  
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  
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  
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偽同  
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世而社稷爲墟典  
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  
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  
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

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閔築土室而居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爲屋絕跡梁碭之間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于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劉毅爲王鎮惡所

攻夜投牛牧佛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爲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第以貲爲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爲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卽從之令狐咺貶吉州齊暎爲江西觀察按部咺輕暎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暎

以爲恨奏其前過貶衢州別駕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爲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爲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謫長沙召爲梁太傅陳政事疏言皆驗漢廷諸臣無能

及之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  
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  
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  
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肖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行其志也方  
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  
去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  
不書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

姑蔑故城卽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

慶元閒爲人所發其閒古物充牣隨卽灰散惟數瓦

缶不壞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衢人

以其磚爲硯韋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

而祀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韋郎

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芴明道以其褻瀆遂撤去



老學齋記  
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南  
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  
生數齋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當危  
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盧志  
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  
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  
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謐  
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謐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

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亦與焉滅死徙邊遇赦  
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  
名圖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  
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  
以害之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  
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  
自道也哀哉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已有相似者有  
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

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爲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晉范堅遷尚書右丞是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當棄市二子宗雲乞沒爲官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

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子沒入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子爲官奴不爲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嘆笑之間尚慎所加况於國典可虧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爲例交與怨讟

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  
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貫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  
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興遣尚書郎韋宗使於僞檀僞檀與宗論六國縱橫  
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  
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  
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  
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  
鉞異姓真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  
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為法斯不失為君子如  
疎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見  
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  
名賊姓而少一人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  
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  
一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  
一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邾莊公之卒况實事  
一而李公親見乎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今之揚州秦爲廣陵縣漢爲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  
湯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  
改爲揚州其城卽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  
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  
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  
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阬得岸椿娑羅木教授劉青溪  
取爲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阜成街市理勢然

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灤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  
出血此地陷為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媪見  
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灤湖  
出黃金注灤子小反縣名在合肥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  
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  
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  
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怒殺姥蛇為姥報  
讐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

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唯姥宅無恙至  
今猶存灤湖地陷竝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  
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  
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  
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  
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  
中又有之龍州郁本門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采島嘗為江淮行省都事篤實

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音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翫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爲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版行始于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爲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況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

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武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爲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謀興復魏室皆爲晉誅以廣陵爲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臯審音旣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

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汀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  
 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  
 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巖含  
 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鸞車乾坤星火歸  
 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  
 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 大元渡

江外舅制藥  
 辜公說

王明清揮麈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  
 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除  
 祕書少監啟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  
 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  
 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  
 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合  
 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  
 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祁公衍相仁宗爲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

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過之所請即封  
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  
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放翁得子虞濠上書詩云日暮  
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  
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  
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閒云造物因  
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

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

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閒有此熊豹姿我亦志

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

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松外郁作飛

靖康建炎閒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眾數千

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

濟大慟於王景畧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

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千

仞青擘山瀉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干



大寧豈無困郁作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

秦盡羶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

劍斷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惜

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

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博案姚平仲  
故翁為作傳

周平園玉堂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

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

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

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

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  
誥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

卿夜閒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

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

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

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

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

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荅以無典故朝廷不宥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綵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眾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等發掘取其寶器

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為陵寢中物

敗露皆杖死

田君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于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憐寂寞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遊而題厭次劉景陸來為憲幕叩之云王

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瑩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徵時有子爲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葬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世孫元洎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獨靈山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已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參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僇檀人積屍號髑髏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

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

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

軍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為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

不能是猶鳳鳴一雖胸中有萬卷身為行祕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後已之說

守貴有常而悠悠害息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

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項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憂母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雷龍困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怒所敗  
不足以解紛而矢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  
不理而人獻可以交可以交交多濫

老菴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量  
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豈

非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戀故無往而不  
心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欲之患  
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

不可全恃明快一思量到遲鈍處

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

屯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

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

驗六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已不得

成觀物必盡用以治已則不枉用功

先傳言忘苦心之士如飢不食渴不忘飲病不忘

醫流落不忘故鄉才一日之去不可得豈肯悠悠玩  
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  
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  
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爲學者立標  
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  
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  
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  
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欲敦

先儒云詳於法

郁作  
禁

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

郁作  
謀者

有術中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  
無書不讀啟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託轉問於周平  
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  
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  
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  
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妄爲

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關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敘睽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爲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鬪伯比謂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

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戍子一足之高志之揚戍以象牀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爲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踈耕田子孫愚二者莫郁作不偏廢傳家爲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爲上屢見棄田謀

富者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眾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  
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  
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也難若  
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  
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畧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  
何遂釋之

鉅山葉有大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  
其理高其意隨言吾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  
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  
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  
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  
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入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  
簡此詩春秋之意

柳子厚語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  
入蔡靈侯語以襄王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

三知不足齋叢書

三知不足齋叢書



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曰策  
九纒密但結尾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  
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  
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  
為傑作不一槩觀

昔嘉定沈宰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澀  
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  
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

弱

昌黎荅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為有  
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  
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弒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  
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  
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  
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

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  
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  
如貫珠

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  
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積  
威信之劇即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會使  
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  
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

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為締繪工夫氣象淺  
促手段拘攣他日宦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  
此格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  
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  
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  
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  
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

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  
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  
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  
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  
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其  
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  
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  
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  
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  
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  
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  
辨古今晦菴次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  
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  
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  
閒有古今

姑餘山人沈與文嘗觀野竹齋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

潤州 三包

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上丹顧況

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虬鄴隱章孝

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

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

志和婺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昫虛陳羽

項斯江東人鄭谷王穀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

饒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羣玉

澧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歸

秦畱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況歸秦之願不

遂而客死焉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即感時花

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禹事

於題禹廟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

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當殊不知此

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

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花細

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  
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  
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荆公歌元  
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  
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  
一其樂何如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  
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

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  
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  
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  
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揚州  
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冊及觀趙嘏經汾陽舊宅詩  
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  
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溫  
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  
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  
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畱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  
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蟻珠金鑿歲歲長宣賜  
忍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九悽惋黃竹外有讀  
韓偓傳詩堂陛中間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年  
富貴輸前輩一日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爲敵國從  
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  
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却  
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  
之實只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  
做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鬪好却不思一語不實便  
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爲延陵令爽詣之抱了  
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  
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出南史  
卞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土望三山雲鶴無蹤羽衛還若說  
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閒可為服食偽學者之  
戒

張橋軒與元遺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  
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為逼人此為子又云半  
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  
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為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  
樹為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  
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歸如光弼臨軍旗

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有作而百  
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先生郁作  
老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

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李  
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脩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  
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脩  
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  
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十  
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有當



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易  
縷陳余編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  
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  
南花正開此猶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  
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  
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況顏子與聖人僅隔一  
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治擇近臨江前  
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德

目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飛下  
渥洼龍鞭影<sub>中</sub>搏六翮<sub>中</sub>耳竅風聲聞鬪蟻眼花雲  
影疾驚鴻未<sub>中</sub>心駿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縷  
紅塵江漢捷<sub>中</sub>大庭不爲<sub>中</sub>支紅<sub>中</sub>薦<sub>中</sub>中<sub>中</sub>厨語未闌控  
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燕并刀亂冰透霜花楚玉寒  
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鱸魚  
膾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燕意忽忽便覺餘香鼻  
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舞娃驚濺  
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

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  
湖湘時潭帥李宥齋芾城將破舉家自刑繼之以火  
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撫御牀  
祖龍未死國先亡

致使南州總戰

場湘水一川骸骨滿宥齋千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  
生面獨對西風酬一觴李兩山使交趾道由長沙亦  
弔云天地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  
若不死婦女鬢眉安用生紐解三綱重接續灰寒萬

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啟廸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  
大奇奇生爲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萬折江  
流魚復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絕  
湖光入畫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聖  
賢盡節心彌壽天地爲棺道不貧河漢橫流豪傑淚  
風霆大吼鬼神嗔先生出入騎箕尾長現綱常四大  
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

得之義若漢皇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德澤  
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

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  
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  
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公  
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  
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年公簽汴省  
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

余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

詩果有識乎

鵲山郁本作鵲山案鵲山在  
濟南府嶧亦山名未詳所在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揚尚  
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  
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  
揚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  
雪却回來

安西府諮議寓菴李顯卿庭咸陽懷古詩連鷄勢盡霸  
圖新兀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解

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悠  
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楊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卽東坡吾  
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  
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上山仙飈時旁潺湲起珍羽  
多從杳靄閒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閒昔  
見虎眈眈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劔淨未離潭幽  
步蘿垂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七

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  
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可  
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之政民  
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  
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

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文潛作  
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  
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  
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王伯  
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  
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話  
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曾  
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夷  
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  
宮闕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蕭雖

德矣時來或將渡遼師

李英公平遼東  
時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  
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云氣  
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閒寶劍憑誰占斗氣  
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略詩喑鳴意氣千人廢  
嫻雅文流一座傾韜略豈勞平大敵文章自足主齊  
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爲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獨  
飲逢人輒強與其醉一日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閒妻

子飢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爲賦詩一首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爲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宜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鬢髭

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sub>乞</sub>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本

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楊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爲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婦德脩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弦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蘂宮遊賜館恩通內妃瑩詔卜鄰來應自仙佛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綃溼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桂畱中齋知舉日及第畱歸贈以詩昆明灰  
劫化塵縑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  
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  
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畱得裏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  
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鼇頭一合乾坤日  
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右顧  
真孤島外域東漸更九州咫尺琛航倭濊近好將風  
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筆成長篇尤

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塘  
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柱  
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勢參  
差現靈鷲海波遼闊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瀉  
滄溟入酒盃

宣慰耶律柳溪詠翦子詩體出并州性自剛篋中依約  
冷光芒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愛分  
花沾雨露偏憎裁錦破鴛鴦可憐戍婦寒窗下一翦

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燾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  
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周  
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衆咸敬之循環一  
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妬謹初爰防躑躅同人  
大義孰知予私扶輦極綱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與  
學直須關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到屬意尤  
深聞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歸鴉

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壺  
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  
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閭算來任向江心墮和光混  
俗隨機達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已分明識  
破待用時卽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你試回頭  
覷我怕不待崢嶸則箇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箇甚  
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閒坐但鐫中有酒心頭  
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賦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  
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厮趕  
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  
對朝鞞安排你在驕兒裏更選箇弓樣鞵夜閒伴你  
王淩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畱取伴春應有萬  
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  
裏一點點有人惜蕭秦來梅詞千霜萬雪受盡寒磨  
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  
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

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  
八有大山集

陳藏一雪詞譏賈秋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  
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教都一例鼓弄滕神招邀  
巽一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  
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  
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  
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

人間世著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  
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闕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  
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  
新雁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  
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敘事不用故事  
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不  
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為得體如程學士  
垌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  
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已之慾人以爲畫就一寧宗  
傅伯壽行晦菴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今受  
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 云云



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  
 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  
 領三湘壯猷先啟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南  
 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云鈇鉞下青冥  
 固爾居莫如南土衮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為東周洪  
 暘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  
 亦唯舊人共政豈容遯野之遺云云填海之志難  
 出山之泉易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  
 喜聞與政

呂正獻公為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  
 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啟謝云在薄宦有  
 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  
 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  
 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為交代某官通啟云率爾而言  
 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  
 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  
 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真卷有才學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寘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廌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趨之冒法以爲之明知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

郁無試字

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

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槩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豈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爲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懷

挾日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為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郁作七史人亦來試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官方可別君子小人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宐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歎下之

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

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百世

四知不足齋叢書

之下使  
人景慕

宋神宗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  
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為  
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可以規人  
之才如施宐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  
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少  
者才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實春秋五  
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黜落自王荆公熙寧  
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程為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程  
字嘉叟初寮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  
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  
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  
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  
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  
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自人

上達君威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  
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為禮  
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為佳  
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訝控弦於碧漢  
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閒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  
行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  
對峙應撫笑於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

以題為韻有四韻者萸萸賦以呈瑞聖朝為韻舞馬  
賦以奏之天庭為韻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  
動為韻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  
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  
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遣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曾所  
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曾不合以此等言語印  
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長令  
併行遣吳曾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



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訐者乎爲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誅無以戒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版行於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書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閒禁申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吏

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蒞工巧以蕩上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竝讀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

字約二丈餘用絹襜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  
獻諛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

郁作楊

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

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禹名刺去矣曰吾  
無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  
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字  
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  
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  
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揶揄於市人矣誘而進之

### 亦勸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  
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口到官  
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學  
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櫺樹上馬曰吾  
甲子石櫺木今秋必發薦衆晒之是年果預計偕一  
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

老學齋言卷下  
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撻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未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楊干僕相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閫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椿管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倉

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犒賞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製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賑賣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院麴院貢院糯米場豬場鹽倉醬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閫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辨申省狀云計厥費爲楮一千三百餘萬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間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擲

老學齋言卷下  
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  
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役也用軍  
三萬人日羹飯三頓支擔索屏履等錢番更將士民  
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大犒有違令者以  
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必信無敢譴諱始於二年  
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闔兩淮方三十歲有餞以詞者後云握虎  
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閒無寄語  
東淮父老奪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早歸廊廟

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  
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半如城海州  
城通州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  
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以師相言聽計從  
凡勛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至於流離丐貸不能  
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  
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闢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劉  
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轅其長幾何合用幾人幾工

劉曰長二千丈用二千人倒壩去水二十日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閩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榜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蒞任後如一日缺柴便斫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爲籍定船各與牌號某日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

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船插標示之人自擇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無慮是日西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秉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爾曹謂適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尚無雪麥苗不長適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而雪入夜大作二鼓數寸矣三鼓銀牌批瑞雪應時祈求感應州

治上宿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犒一次不下數萬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脚雞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  
 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囊稍厚晚納一  
 婦豔而黠一日攜其貲同姦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  
 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留其婦公判云甌已  
 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為如此蕭某不得以為妻  
 士俊兄弟得以為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遣  
 其子有請果爾真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  
 某非愛其  
 父兄弟非愛其父門示門示者具眾  
 各書鈞判

揭之府門陳詞者  
 就觀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婿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  
 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為之不平久矣  
 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為喜也昨張煥有詞官  
 司已為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婿是不  
 恤其夫也王琳固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  
 來當以此為念與阿顧子母及婿和同過活則鄉里  
 以阿張為曉事公互相攻擊迭興詞訟王琳肉未及  
 冷何忍為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

如再有詞各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冊爲佃客告其私酒  
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  
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  
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閩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賞以錢物貼  
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  
止大將擊丸賞格數籌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  
盆紵絲十酒五碩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應武

衆中屢得毬不得過後止中第三籌公銀牌判云孫  
都統得毬雖後得毬最多且馬上換馬馳驟過人眞  
將軍師表也可特照頭籌支送然後入筵宴罷鼓吹  
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齋李公開闔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  
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  
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  
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  
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爲樊

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驂鸞風流如  
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郁作半年魚  
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鷓蚌之隙做此出場既乏孔  
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風儻雨憊頓令玉  
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  
豈止於斯秦真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  
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真士於  
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  
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

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寺  
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挂劍處遂於州城創  
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  
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  
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  
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卽拜謝曰老婦誤  
聽早聞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  
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



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為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為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闐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閣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

身草屨腿縳自肩雨繳書籍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

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

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

必庭訓之庭訓者行杖也眾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

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厲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兒

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即無此事吏欲究問

公令取炊餅三箇使各人齧而莫斷對其齒痕乃其

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販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  
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  
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  
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  
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胥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知  
爲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有  
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爲學者各有所主邪然  
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軍  
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閩帥臣其  
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腆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請  
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闈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柴  
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請舉家溫  
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污輕則杖罪罷役重則黥籍子  
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書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爲中書舍人  
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闕比  
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籤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爲平江發運公爲幕僚春谷方穉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寒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簀公乃衫帽襪烏而哭之賻贈良厚當

時重時士大夫之禮如此

博案此條似有脫誤

衢學者宿言畱中齋所生麓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爲尚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蝮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精亦非常人劉庭式不絕瞽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爲美談后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

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  
后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  
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贖  
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浸顯陳  
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  
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  
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闈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于馬  
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

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畱書院經旬餘不荅  
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  
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  
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  
於青布褙袖中歸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  
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  
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  
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

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  
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  
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  
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  
非稽顙朱某者以劄千秋壑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爲太子賓客  
致仕初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爲李賓所據仁謙  
復得之人告賓密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盡出

### 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  
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  
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觝士遇內  
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  
童視之回白衆常侍習角觝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  
接懽也蓋鉉與角觝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  
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至

老圃雜言卷下  
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歷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爲異謂見於經者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亦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

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

楊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醞桃諸梅諸諸卽菹也又曰濫卽乾檫也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天矯如龍人謂梅龍苴葦人取其實爲米炊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卽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野蠶

豆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墓津路自候  
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牢九美魚煮膾殘香自注聞  
人懋德言餅賦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  
包子詩疊雙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者牢九  
也卽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  
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  
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爲高古亦託意以招  
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

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  
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畱一度牒二公據  
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耶

律雙溪  
文集

王子猷謂竹爲此君白樂天謂酒爲此君

丁晉公有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爲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

彝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  
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茆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  
銀成金化鐵爲銀以救饑者故後人煨粉點銅名曰  
丹陽以死砥點銅名曰點茆或名隔窻取母或名玉  
女翻身如漢王陽叟敬唐成弼宋王捷爲之以助國  
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爲之  
致禍者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不爲  
陳公亮爲之卽病指疽而死或爲之以成緣事不私

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  
爲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  
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閒  
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  
人之用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  
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  
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  
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  
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



之藝客近觀中州為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  
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為規利學偽者  
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筆立成講解精到時官  
延之師席借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圖會同賦諸公  
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涖職將二年其父寄以詩云  
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  
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飛頻送日夕陽西下幾  
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榭開滿枝即告歸待

焉

庶齋老學叢談卷之下終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乃宋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公如梓著其於經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證辨駁皆有根據足以覘其學之有本也觀叢談中語氣知公是揚州人其談賈平章佚事數則似曾受賈之知者要其晚年誤國之罪亦未嘗爲之諱也大抵宋末諸公流入元者率隱居以著述自適如盛公輩者何可勝道然有傳有不傳卽如此集其存者亦幾希矣但卷帙無多倘好事君子爲重刊之介夫先生宜爲留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

雪前三日鹿原林佶借觀力疾跋

或疑開卷卽頌元受命之符以公非仕宋者予以爲書成於元之世安得不出此且崇明稱州與判官皆宋制也惜客寓藏書少不能博徵廣引以證尚其俟諸他日乎佶又跋

右庶齋老學叢譚三卷上卷首紀國故後及經史中卷下卷多論文說詩間及兩宋軼事筆殊修潔惟末載寶祐城數則頗左袒賈似道不可解也作者不知何許人卷首標崇明州判官而於揚州衢州兩地晉

接獨多或為桑梓之鄉或屬宦遊之所俱未可知姑  
存俟考壬子季冬從知不足齋主人轉假東嘯軒藏  
本癸丑人日錄校畢并記松陵楊復吉

跋

右盛庶齋叢談一冊楷書精整出自錢塘汪西亭氏  
吾友郁君潛亭所貽也間有誤書思之不適聞某公  
有善本欣然借潛亭社借祕不宣僅錄林吉人兩  
跋相授耳是為乾隆甲午迨嘉慶甲子始據常熟錢  
功甫手鈔本一掃烏焉之譌而潛亭已脩文地下惜  
其不及見也往讀某公所著清暇錄歷數近來藏書  
家而自述其儲蓄之富曾幾何時悉已散為煙雲渺  
茲一粟漂流滄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慨死生且

暮聚散無常予家所藏異時豈能獨保徒令後人復  
哀後人耳間嘗語兒輩與其私千萬卷於己或子孫  
不爲之守孰若公一二冊於人與奕禩共永其傳此  
區區校刻叢書之苦心竊欲共白於當世而一爲之  
勸也展閱此書益增振觸亟爲命梓以慰老懷且以  
不辜潛亭殷勤持贈之意耳庶齋揚州人曾爲衢州  
教官見龔璠存悔齋集他未能詳也  
嘉慶己丑長至日通介叟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時  
年七十有八

附記

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  
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焉時小山  
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尚多異本君悉力  
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鸚鵡榭山房不一里傳錄  
其祕冊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彙要  
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尚缺五十  
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  
肩廢紙兩巨簏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平日掌錄

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芻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  
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  
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與人交有晏子之風而尤與  
予匿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  
暑風雨不爲少間藏書東嘯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  
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厯間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  
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憑几校錄晨夕不休  
經其庭闌如也花時每招予信宿其中時出法書名  
畫以相評品或隨意抽架上書共讀或談往事或賦

小詩香爐茗椀婆娑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  
下意思閒適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遊尚借  
兩公當時不在金粟世界中耳解衣就寢香染自足  
撲之不消聯牀對話往往達旦自予移家烏成遂無  
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鄴架曹倉漸就零落主  
人避客塵榻空懸想惟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間耳因  
校刻所贈書爲之淒然擲筆通介叟記

